

从微观剖面解读蜀地历史

我写我书

萧易

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遣大夫张仪、司马错率兵伐蜀,蜀王战败,后为秦军所杀,古蜀国就此覆灭。亡国阴霾下,古蜀国王公贵族何去何从?

大约汉代的一天,大鸿胪荆文君在府上遭遇飞来横祸,在官中出任黄门侍郎的儿子荆中,因得罪皇亲国戚,罪该当诛。皇帝念在荆文君昔日平定羌人有功,赦免了荆氏的死罪,令其举家流放至蜀地。

梁中大通五年(533)正月十五日,上官法光之妹玉尼去世,崇信佛教的上官法光找来工匠,为亡妹开凿了一龛释迦像,希望她能往生净土,也将一家老小的形象留在了佛龛背面。

宋端平年间(1234—1236)的一天,成都府彭州城,董家上下面色凝重,蒙古人从大散关打来,恐怕不久便打到彭州。董家人商量再三,决定将金银器挖坑埋藏,暂避风头,而后踏上了流亡之路。

战国年间的开明王族,汉代的荆氏家族,南北朝的上官法光,宋代的董氏家族……他们的故事,或隐藏在地下的墓葬、窖藏,或铭刻在地上的石窟、碑刻,不见于史料记载,倘若不是因为这些遗址,我们或许很难知道其名字。

在荆文君、上官法光、董氏所处的时代,他们的生活,或许与身边的蜀人别无二致;而今日,他们的故事,却成为后人解构历史的标本。拿董家来说,1993年,董宅的珍藏在一次施工中被发现,这便是著名的彭州西大街金银器窖藏。窖藏共出土了350余件金银器,包括金菊花盂、金瓜盂、凤鸟纹银注子等诸多类别。八百多年前宋人精致奢华的生活,重现于世,验证了《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中关于宋人喜好金银器的记载。

这些名不见经传的蜀人,给了我全新的角度。我们熟悉的历史,往往是通史的书写方式。比如汉朝,从公元前202年到公元220年,四百余年的历史,却被缩略在《汉书》与《后汉书》中,就连位列大鸿胪的荆文君,都未能留下只言片语。史学家分配给蜀地的章节,就更为有限了。直到今天,我们对汉代蜀地的了解,也只是停留在“锦官城”“文君当垆”等几个关键词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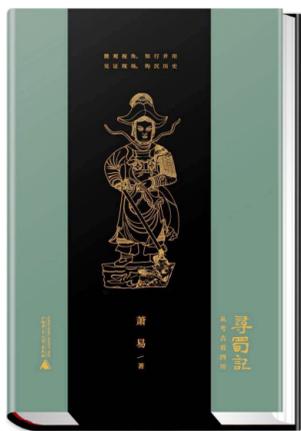
可以想象,大汉王朝每一个郡,每一个县,每一个乡村;每一年,每一天,每一刻,都有无数故事发生,只是未进入史学家的视野,自然也就鲜为人知。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为数众多的考古发掘,让我们得以有机会窥探这个庞大帝国的细节。就汉代而言,四川就接连发现了绵阳双包山汉墓、成都老官山汉墓、德阳塔梁子壁画墓等,而在山野林间,汉代崖墓更是密如蜂巢,其数目何止万计。

大汉王朝的边陲,北方丝绸之路沿途分布着楼兰、龟兹、乌孙、焉耆等诸多古国,而在西南,邛人、笮人、滇人、夜郎等部族,则分别把持着广袤的土地。此前,我们对于这些部族的了解,来自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史记》中的“西南夷”陆续在考古发掘中得到证实,那些消失的部族,向后人展示着自己的战争、外交,乃至对死亡的态度。安宁河流域矗立着两百余座大石墓,由重达数吨、数十吨的巨石垒砌而成,可见史前的邛人部落对死亡极为敏感;笮人则是些狠角色,老龙头墓地出土了大量青铜兵器,有意思的是,滇人的编钟、铜鼓,巴蜀图语带钩等都在墓地出现,史前的笮人还是些做生意的好手。

这些汉代的遗迹、墓葬,让我们得以接触汉代蜀人的鲜活生活,倘若串联各个时期的遗址,也就翻开了一部史书外的历史:先秦时代的宝墩古城、三星堆关山遗址、金沙遗址、蒲江战国船棺葬,南北朝的万佛寺遗址,唐代乐山大佛与它的“兄弟们”,宋代的泸县宋墓、彭州金银器窖藏,明代王玺家族的报恩寺、张献忠江口沉银,清代盐亭的宇座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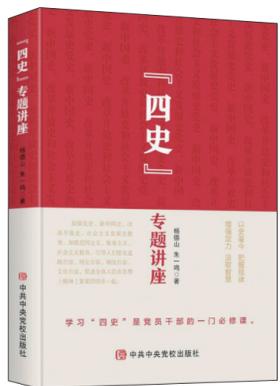
在《寻蜀记》中,我选择了一些四川近年来具有代表性的考古发掘,以及荒野田畴的遗址,试图从微观的剖面,解读蜀地历史——它的主角,大多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它的故事,来源于某些被史书遗忘的片段。

《寻蜀记——从考古看四川》,萧易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为该书前言,有删节。



初心闪耀

学思践悟 不忘初心



杨德山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讲话中明确指出,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作为思想武装的重中之重,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贯通起来,同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结合起来,同新时代我们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丰富实践联系起来。

学习党史就是要学习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创业奋斗的历史、学习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为民服务的历史。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28年浴血奋战,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

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学习新中国史就是要学习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建设的历史、学习中华民族焕发新活力的历史。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同志向世界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一伟大事件,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100多年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取得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伟大成就。今天,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学习改革开放史就是要学习中国共产党推进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的历史。

1978年12月18日,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是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把握,是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是基于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是基于对人民

群众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改革开放是我们党一次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

学习社会主义发展史就是要学习世界社会主义曲折发展的历史、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和发展的历史。

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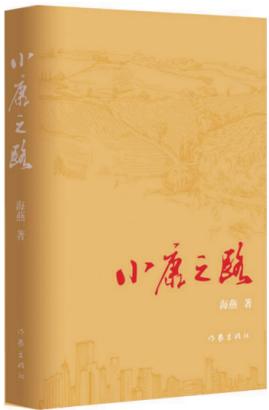
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内容各有侧重,时间长短不一。但总的来说,学习“四史”就是要以党的领导为主线,学思践悟,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上来,统一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上来。

学习“四史”,要善于从中汲取营养,学习中国共产党人彻底革命的精神、独立自主的风骨、严守当头的禀赋、与时俱进的风貌、人类解放的情怀。以先辈贤者为榜样而身体力行,我们就能悟到“四史”的智慧、精神,从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一个崭新的认识。

《“四史”专题讲座》杨德山、朱一鸣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本文为该书前言,有删节。

读有所得

在苦难中净化心灵 ——评海燕《小康之路》



陈奇佳 徐阳

不同个性的写作者对苦难的体验,把握不尽相同。有些作家主要停留在痛苦、绝望等感情的传达中,这样,苦难便会退化为毫无意义的毁灭性力量,作品便显示出虚无色彩。而另一些作家书写苦难的同时,常常深入思考和探索苦难的救赎之道,谛视自我精神的成长历程、改造路向,后者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一种主要的苦难写作模式。知名作家康海燕的首部长篇力作《小康之路》便较好地呈现了苦难沉思这一现代文学的重要话题。

在当代文学中,张贤亮、刘绍棠、汪曾祺等的写作突显了一种中国式苦难叙事的独特之路,我们可将之称为“苦难-净化”模式。这些作家关注中国特殊历史时期或现实世界中的人生苦难,正面迎接社会环境改变的挑战,同情世俗性生存的必然价值维度。他们既认可中国社会发展的正面主流,也强调每个独特个体在这种社会大潮中的际遇——特别是那些基于现实的苦难际遇,认为苦难能够成为个体自我成长历程中独特财富。

《小康之路》的艺术魅力也正体现在它较好地处理了“苦难-净化”书写中,个人苦难体验深度挖掘和正面价值歌颂的平衡问题。作者将自身的成长经历与所见所闻投射于作品之中,这使得苦难描写具有了坚实的生活基础,也使得净化的实现具有了更为动人的真实性与深刻性。

《小康之路》所集中表现的现代人体验最为深刻的苦难之一——贫穷。以主人公康金花的人生经历为线索,小说对贫穷的书写在时间上跨越

了两代人、几十年光阴;在空间上涉及到农村和城市;在内容上,除却物质匮乏的描写外,小说还通过描绘乡村中的重男轻女观念,展现了人思想维度的贫穷。小说不仅感人至深地展现多维度、多层次的贫穷,而且更试图通过康金花奋斗历程,为我们展现了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完成对贫穷的转化与升华。康金花的生命历程充满着拼搏奋斗的色彩,而这一色彩来自于与贫穷抗争的生命意志。

小说集中描摹了康金花的苦难净化之道的两个方面——一是年轻奋斗时光的脱贫之路;二是中年返乡之后的扶贫之路。前者侧重物质层面贫穷的摆脱,后者则侧重内心层面空虚的解决。其中,后者是贫穷净化心灵的最好诠释。

康金花的返乡扶贫揭示了当代女性知识分子如何在参与贫穷的救赎过程中实现自我完善与精神解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金花一直心系家乡、关心家乡的发展,但她返乡的直接原因是其中年所面临的婚姻危机及价值危机。小说精妙之处在于,金花中年危机的解决是通过她再次沉入到自己所曾经历的贫穷中,并依靠自己的智慧与能力帮助他人摆脱贫穷这一过程来实现的。更为抽象地说,小说所呈现的是将个人的喜怒哀乐融入到更为广阔的时代洪流中,通过大我的完成来实现小我心灵平静与内心宽恕。

小说最后,康金花既宽恕了丈夫的弱点又正视了自身的不足,而这一解决的可行性也代表着作者所描绘的穷苦救赎路径的合理性。换言之,小说打破了动辄将个体挫折与磨难上升到本体论高度的叙述定式,为个体苦难的解决提供了一种更为恰当也更有价值的解决方案。

《小康之路》通过叙写康金花一家两代人历经艰辛坎坷、坚实踏上小康之路的励志故事,展示了中国当代文学“苦难-净化”写作传统某种可贵的精神素质。尤为值得肯定的是,作者不仅在充分尊重贫困者的基础上,入木三分地刻画了贫穷之于贫困者的困扰与磨难;而且巧妙借助脱贫攻坚的国策政策和全面小康的时代背景,为读者呈现了一种实现个体灵魂自我净化、宽以待己更宽以待人的富有女性色彩之博大胸怀。或许,这也正是这部小说之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教益所在。

《小康之路》海燕著 作家出版社出版

题马观书



《中国共产党如何改变中国》 谢春涛主编,人民出版社

本书以故事传递思想,用事实讲清道理,围绕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大方面,从历史角度做出深入考察,梳理了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功的历史轨迹和执政理念,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如何改变中国,揭示了中国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治理的成就。全书主题鲜明,史料翔实,文字鲜活,事例生动,兼具理论性和可读性,是一本广大读者看得进、读得懂、愿意读的优秀通俗党史读物。



《遇见宋版书》 姜青青著,浙江摄影出版社

宋版书的魅力,到底是在纸润墨香的天然古朴,还是在书法名家气韵、装帧的精美考究?本书在大量有关宋书刊刻、收藏、流布的史料基础上勾稽考订,充分参考清代至民国以来藏书家家的相关观点,以讲故事的方式,把宋版书的雕印之用心、借阅之艰难、收藏之机缘娓娓道来。以古人对书籍的珍视,来反思今人对悠久历史的态度,以宋版书的文化积淀,来观照历久而弥新的传统文化之美。通过对刻书家、藏书家、著名书写的细节刻画,多角度多层次地突出宋版书的学术价值与艺术价值,拉近了普通读者与宋版书的距离,为大众打开了一扇认识宋版书的“窗户”。

书里书外

湘女有梦在文学

黄亚洲

我一向对湖南湘潭市的女作家协会这个组织极其活跃的工作,相当赞赏,就像我多次推崇我们浙江绍兴市的女作家协会的工作一样。不是所有的地级市都有女作家协会的,成立女作家协会的要件,是组织者的勇魄与情怀,以及这个地方确实有相当数量的热情而富有文学创作力的女性作者的存在。

湘潭市女作家协会的主席谭清红机缘巧合地成了我在杭州举办的亚洲学堂的一员,很多次以“学生”的身份,不远千里从湘潭赶来西子湖畔听课。于是这一次她要求我这个“先生”为她协会组织的这套《湘女梦》诗丛写点东西,我也不太好意思推卸了。按理说,我这个隔省的作家是不适合做这篇文章的。

而翻开作品集,眼睛亮了。这是湘江之畔的一群女诗人的群体亮相。

此番亮相,确有湘女的风度与力度,飒飒有声。看谭清红的诗,语言颇见刚性,诗行之间呈现的硬气,也像她以前给我阅看过的几篇散文的爽健。

她在《孤独与自由依然并存》这首诗中如此宣告:“孤独与自由依然并存。我可以裸着或半裸着,贴着黑玫瑰羽羽泥膜,偷油婆似的在故纸堆里穿行。没想到找到什么,因为没想到丢了什么。黑蚂蚁一样的文字下面,那些条条点点线线,是我走过的路。”

以“没想到找到什么,因为没想到丢了什么”来表达自己足够完整的人生经验,这份自信何其刚硬。

要说这是闻名在外的“湘妹子”的独有风骨,也不为过。

诗人危丹是一朵铿锵玫瑰。读了她的“原来生活中有一种痛,还可以哭着哭着就笑了”的诗句,再知道她的渐冻症患者的身份,能不为她的那股强悍、豁达与通透感动吗?

诗人凌小妃的诗歌善用“留白”艺术:“走在异乡的风景,身边挤满了落叶,耳朵分辨不出另一座城市的语言,枯树上的老鸦一声哀鸣”这种断裂式的语言,自有张力,可见作者追求艺术表现力的那种执着。

而诗人林韵的诗歌,则仿佛从历史深处走来,“让人恨不够,又爱不够的风雪日头;让人哭不够,又笑不够的生死情仇。”诗人用语的那种遒劲有力,能令人回味无穷。

诗人离若的诗作,就颇具“禅味”了。她仿佛有着佛家看万物的心境,再平常的事物也是一个圆满具足的大千世界。“落叶收拢翅膀,枯枝一瘦再瘦。地底爬的,地上跑的,都回到大地的仓廩。”在她眼里,世界始终是圆融而充实的。

在诗人韵依依的作品里,我们能隐约看出她的“诗言志”的艺术格调,她善于沿着自己日常生活的指向,作出自己的思想提炼:“今生,我是小溪的女儿,捧起通达、无私、宽容、理性,这些浪花般晶莹的词语;与乱石相对,无言。我们的内心,却有一些东西在汹涌。”

诗人晓虹的诗作带有审美的自觉。她在《微风吹来的时候》里说,“美一定是向低处生长的。微风吹来的时候,河岸边的银杏树向我俯下身。”句子朴素无华,明白如话,却是意蕴悠远。

我们在诗人彭英的作品里,能感受到她对形式创新的孜孜追求。“当影子掠过月亮,暖在手心;相思,又少了一夜。”这种细腻的情绪刻画,很容易在读者的潜意识里激起共鸣。

而在连城女子合集里,我们也能看到女诗人们对诗歌艺术的各种既大胆又小心翼翼的追求。小茵重视艺术表达“陌生化”,彭万里作品中的“哀而不伤”,肖潇的即景入诗,杨莹作品的开阔与广博,欧阳湘平善用拟人化的修辞,罗灵芝诗歌的主题多样,曾娟的借花写人,邹莹作品中那种典雅的“散文文化”特点,王瓊璇的画中之诗、诗中之画,李静民作品的长于对人生困境的思考,都值得我们充分肯定。

湘潭市的女性诗人群体,用自己独特的乡音,在辽阔的湘楚之地大声吟唱,这种艺术姿态不能不引起当代文学界的惊喜与重视。

《湘女梦》诗丛 谭清红主编 团结出版社出版